

深海

# 有生之年

人气作家Twentine  
最颠覆CP之作

Twentine 作品 ◀

最完美的结局

不是公主与王子从此过上幸福生活。

而是当你走到时光终点，再回想那个人。

你可以笑着感慨一句

原来有生之年，再没碰到第二个。

在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人

你敢不敢

和时间赌一把？

独家收录  
全新番外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华龄出版社



# 有生之年

Twentine  
作品

责任编辑：薛 治 李英卓

责任印制：李未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生之年 / Twentine 著. — 北京 : 华龄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69-0614-9

I. ①有… II. ①T…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3944 号

书 名：有生之年

作 者：Twentine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印张：11.5

字 数：220 千字

定 价：26.80 元

---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 (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网 址：<http://www.hualingpress.com>

#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奇怪的学生

第二章 016  
谁占主导地位

第三章 056  
秘密

第四章 122  
骆驼的稻草

第五章 145  
我也穷，但我命比你好

第六章 167  
他们是自由的

contents 目录

第七章

推铅球是一种约会

202

第八章

运动会

230

第九章

静待成长

254

第十章

横祸

290

第十一章

有生之年，你再不能爱上别人

325

番外

那是一个秋天

352

## 第一章

### 奇怪的学生

晚上八点半。

何丽真从公交车上下来时看了一眼手表，发现自己到得不早不晚。

现在是八月，天气稍稍有点热，何丽真轻轻挥手扇了几下，便拎着自己的挎包静静地站在西京路的十字路口等着。她站了一会儿，人渐渐开始发呆，目光无神地定在车水马龙的街口，直直地看着那不时交替的红绿灯和神色匆匆的来往行人。

就在她发愣之际，忽然听到一声车笛，然后紧接着又听到一句叫唤——

“丽真！”

何丽真回过神，转头，见一辆红色的轿车停在离她最近的一条道上，车窗半开，里面露出商洁的笑容。

“快过来！”商洁着急地说，“这里不让停车的。”

何丽真听了，赶忙跑了几步。等到她绕到另一边开门上车，刚坐上副驾驶的位置，商洁便迅速踩下油门，赶在路口绿灯倒数还剩下几秒的时候驱车过了马路。

“等久了吧，抱歉，我那边临时有点事情。”

“没有。”何丽真说，“也没多久，我也是刚到。”

商洁一边开车一边微侧过头，有点夸张地打量着何丽真。何丽真被她看得不舒服，说：“你好好开车啊，看我干什么？”

“我看看你情况怎么样。”商洁说着，还点了点头，“还行，好像也没受多大刺激。”

何丽真笑着说：“能有什么事？”

商洁单手扶着方向盘，在身边的皮包里摸出一盒烟，咬了一支在嘴里，又伸手掏出打火机点着，抽了一口，吐烟的时候把车窗打开了点。

何丽真侧过头看着她，心里就算知道没有用，嘴上还是忍不住劝了一句：“你少抽点烟吧。”

商洁笑笑，说：“少不了，有瘾。”

何丽真也知道劝不了她，转过头看着窗外。

“我就不知道你有什么好胆怯的。”商洁看了一眼后视镜，觉得何丽真的身影这么看过去更显瘦小。说完她顿了顿，见何丽真没回话，便在车窗外面弹了一下烟灰，又接着说，“偷腥被人看到，他心比你虚。这么好的机会你也不会利用。”

何丽真还是没说话，只定定地看着外面一闪而过的霓虹灯。

“他就是吓唬你一下，看看你的反应，谁知道你第一关就撑不住。不对，你不是撑不住，你是根本就没撑。我真是服了。”商洁说着说着，声调慢慢就变冷了，往常做生意那种公事公办的样子也出来了，皱起眉头，眉心处挤出一道深深的皱纹，“这个事要是握在我手里，三天就让你那个领导跪下。再不济，也至少要让他把你送进重点学校。现在倒好，把你塞到了个什么破地方，杨城那是个县级市吧，你——”

“好了。”何丽真打断她，“算了。”

“算了？”商洁的声音有点尖锐，“你要喜欢去那破地方当老师，你就去！我给你抱不平，你还跟我说算了！”

何丽真见她要发火，连忙哄她：“好了好了，你别火。你也知道，我胆子小，跟你不一样。”

商洁的眉头还是皱得紧紧的，拿烟的手仍在指指点点，带些恶狠狠地说：“你要还是这个样子，以后得被人欺负死！”

何丽真没反驳，只耐着心又哄了她一会儿。

商洁的脾气就是这样，这么多年她也适应了。她们是高中同学，不过商洁高中没念完就辍学出去打工了。十年下来，她靠自己一个人四处拼杀，开了一个服装厂，算是个成功商人。

何丽真和商洁高中时就是朋友，互为学生时代唯一的挚友。

今天这件事的起因其实很简单。

何丽真前不久偶然碰见学校主任跟一个外校来教研的女老师行为亲

密，疑似出轨。她本来想当没看见，可那主任好死不死地当场也看到了她。

事后，他们互相也没说过话。本来何丽真想，这件事可能就这么过去了，结果昨天却接到通知，她被主任推荐，发配到了一个县级市的三流高中当老师。

“别去了。”商洁说，“自己找。”

“我什么背景都没有，想找好的教师职位很难啊。”何丽真说，“那地方，不管怎么说也是正规学校。我又急着找工作……”何丽真越说声音越小，商洁忍不住，白了她一眼。

何丽真不想再说这个，便转移话题，说：“对了，你约我出来，这是要去哪儿啊？”

听她问这个，商洁乐了，斜眼看了何丽真一眼，说：“当然是去找乐子，给你消愁的。”

何丽真说：“我也不怎么愁。”

商洁说：“那就给我消愁。”

“你愁什么？”

商洁长叹一声，幽怨地说：“人老珠黄没人要。”

何丽真笑了，说：“你比我大一岁多点，今年也才二十七。”

“不是‘才’，是‘都’！”商洁强调了一声，笑道，“再不乐呵就来不及了。”

说着，烟刚好抽完，商洁把烟屁股戳灭，双手扶着方向盘打了个转向。

“到了。”她说。

何丽真转头看向窗外，只见商洁把车拐进了一个小型停车场，停车场里只有一盏灯，看着有点暗。商洁把车停在最里面，车旁边正好有几个灯箱，红红绿绿的，一闪一闪发着光。

商洁把车停好，拿起一个手提包边翻东西边说：“走了，下车。”

何丽真开门下车，只觉外面有风，直直地扑来，吹得身上凉凉的。

“这是什么地方啊？”何丽真问。

“跟我来就是了。”商洁从包里拿出高跟鞋，换好，又拿出一个小包，



一拎，转身就往里面走。

何丽真跟着她，走到里面，看到那正是一家店门口。她抬头看了一眼，见那店铺的牌子很暗，不知道是故意设计的还是怎么，上面勾画了很多破碎的花纹，还有甩上的油漆印。何丽真勉强辨认了一下，这才看清大牌子上面的两个扭曲的字——锈季。

在她们来到门边的时候，里面刚好出来一个人。那门一推开，何丽真就闻到一股浓浓的酒味，她忍不住往后退了一步，拉住商洁，说：“这是什么地方啊，咱们走吧。”

商洁这几年吃得好喝得好，体格快赶上两个何丽真了，只轻轻一转手，就把她拉了回来：“我几个月就来这一次，你陪不陪我？”

“可是——”

“走了！”

商洁不等何丽真回话，拉着她进了店。

一进去，何丽真的头就开始犯晕。里面的音响震耳欲聋，一下一下的鼓点就像直接敲在心脏上一样，要不是商洁拉住她一条胳膊，何丽真站都站不稳。

空气里散发着混杂酒、汗，还有香水的刺鼻味道，何丽真抬起剩下的那只手，笼住嘴，朝商洁大声喊：“商洁——这里太吵了——”

商洁听见她的声音，回头喊回来：“没事——我带你去里面就好了——”

何丽真被她拉着，一路挤着往里走，穿过了一堆疯狂的人群，好不容易松快了一点，就看到眼前有两扇大门。

商洁松开何丽真的手，从包里拿出一张卡，给门口的服务员看。

两个服务员年纪都不大，打扮得花里胡哨的，头发焦黄。

看过卡片后，服务员把门打开，带着商洁和何丽真进到里面。

关上了门，音响声小了一点，但何丽真还是有一种恍惚感。

“丽真，何丽真！”商洁叫了她两声，感觉荒唐地看着她，“干啥呢，怎么还傻了？”

等何丽真回过神来，发现她们已经坐进了一个包房里。包房不算太大，

但是坐两个人也有点空。

这包房，沙发软软的，顶棚上是彩色的转灯，沙发前有一张玻璃长桌，上面放着果盘和酒单。正对着沙发是面墙，上面有一个大型液晶屏幕，两边摆着音箱，此时屏幕上只有缓缓的波浪，舒缓的音乐从音箱里传出来。

商洁放松地躺在沙发上，随手叉了一块哈密瓜递给何丽真：“吃水果？”

何丽真还没清醒过来，问：“能随便吃吗？这个果盘得多少钱啊！”

“嘁。”商洁被她逗笑了，“你个土老帽儿，是不是除了学校食堂，你就没去过别的地方吃过东西啊。”

何丽真被她说得一时无语，只好干瞪眼。

商洁又说：“没事没事，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都说了，今天我请你，放开点。”

她说完，门开了，走进来一个服务生，背着手，恭敬地询问商洁：“请问小姐……”

他话只说了一半，商洁就不耐烦地摆手打断。

她一边嚼着哈密瓜一边说：“叫人来，叫人来。”

服务生听了，一鞠躬：“好的，请稍等。”

何丽真不明所以，小声问商洁：“干什么？叫什么人？”

商洁转过头，笑得有点神秘，文得细长的眉毛轻轻挑起来，说：“挑喜欢的，别客气。”

何丽真还是不明白，没等她再问，门又打开了。

门口鱼贯而入六七个男人，进来后，什么都没做，只在玻璃长桌前背着手站成一排。站好后，他们一同朝着商洁和何丽真行了个礼，齐声说：“客人晚上好——”

这几个男人，穿着打扮都不一样，有穿休闲装的，也有穿正式西服的。他们的头发大多处理过，有抹着发蜡的，也有染着颜色的。

何丽真吓得都说不出话了，反观商洁，倒是笑得很开心，只见她跷着腿，眼睛在这几个男人里来回瞄。几个男人也不多说话，只在脸上挂着职业微笑，任她看。商洁一时看得有点忘我，低头弹烟的时候才发现何丽真一直闷着头，脸上涨得通红。

她碰碰何丽真的腿，何丽真一下子像过电了一样浑身一颤。

商洁问：“干吗呢，低着头干什么？”

何丽真看了她一眼，有点急促地小声说：“你这是干什么？赶紧走吧！”

“走什么。”商洁挪了下位置，坐到何丽真身边，揽着她的肩膀让她直起身，然后一边抽烟一边笑着冲那几个男人说，“我朋友第一次来，紧张，你们谁温柔点儿，陪她说说话啊。”

几个男的听了这话，也乐了，中间有个人说：“巧了啊，我们这儿也有个是第一次来上班的，正好。”

他一说，旁边几个男人还附和着笑了起来。

商洁也笑着说：“哪位啊？”

“我。”

随着一声简单的应答，一个人从队伍里站了出来。

那声音很清爽，又带着点万事皆无所谓的野性，听在何丽真的耳朵里更让她局促不安，忍不住把头低得更深了。

那男的站在队伍最尾部，之前正好挡在门口，看不太清楚，现在站出来了，看得商洁眼前一亮。

“来来，你过来一点。”她招呼了几下，那人便又往中间站了站。

他年纪不大，头发黑漆漆的，没有染也没有抓型，稍稍有点长，挡住了眉毛，鬓角的发尾有点凌乱。可能也是因为第一天上班，还没来得及领工作服，他只穿了一条简单的黑色长裤，上身搭了件灰白色的半袖衬衫。这种衣服看着廉价又便宜，不过要是穿在这样一个身材还不错的男人身上，也别有一种味道。

商洁就那么直直地打量着他，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大大方方地任她看。

商洁笑了，说：“你留下！”转头，又跟刚才推荐他的那个人说，“你也留下。”

等被点名的那个站了出来，剩下的人随即站好，又齐齐地九十度鞠躬，说了句：“祝您愉快。”然后就出去了。

关好门后，那个后被点名的男人主动走到一边，把点歌机打开，选了

几首曲子放。音箱里舒缓的音乐声停了，然后传出大快的快节奏音乐，鼓点激昂，只见他笑着站到沙发前面，拿起麦克风开始唱歌——

他唱的是一首张学友的老歌，《饿狼传说》。

这歌可太老了，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曲子了，不过他唱得很好，嗓音沙哑多情。商洁跟着他喊了几声，然后忍不住把手里的东西一扔，拿着另外一个麦克风上去，跟着他一起唱。

正看着两个人在前面嚎，何丽真忽然感觉身边的沙发一沉，另外的那个人坐到她身边了。

当下，何丽真第一反应就是往旁边挪。那人感觉到她的动作，也没再逼近，只低头问她：“你要唱歌吗？”

何丽真使劲摇头。

那人又问：“那你想听什么？”说完，还瞟了一眼前面的两人，笑着补充了一句，“我唱得比他好。”

何丽真说不出话，只能使劲摇头。她到现在，总算是知道商洁说的“找乐子”和“放松”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她这人，土，别说来这里找男人陪酒了，就连酒吧都没去过。所以现在，坐在这儿，除了紧张还是紧张。

一首歌唱完，商洁回到座位上，因为唱得激动，额头上渗出一层薄薄的汗。她撕开一袋湿纸巾，擦了擦，然后跟何丽真说：“你饿不饿，要不要先点些吃的？”

何丽真觉得这屋里充斥着一种压迫人的气味，让她浑身难受，她摇摇头，匆忙地跟商洁说了句：“我先走了。”然后头也不抬地就往外走。

“哎——”商洁站起来，跟那两个男的说，“你们先等着，我去看看。”然后就出去追何丽真了。

她出去后，沙发上坐着的那人，看着关上的房门，自己叉了块水果放嘴里，随即往后一躺。而那拿麦克风的男人则还在点歌，听到人出去了，便边看点歌机边说：“怎么了？哄不好？”

沙发上的男的看着天花板，随口说：“硬拉来的吧，看着不想玩。遇到这种，要扣工资吗？”

“没事。”前面的人无所谓地说，“掏钱的也不是她，陪好剩下的那

个就行了。”

沙发上的男的没说话，只打了个哈欠。

“你不是困了吧。”前面的人点好了歌，坐在那儿等着，“这才几点，年轻人熬夜的水平怎么这么差？你这还是第一天上班呢，打起精神来，别让领班看见了。”

那人长叹一口气，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说：“有烟没？”

“没，客人应该有，但是最好等人回来再要，别碰人家的包。”

“算了。”站起来的那人说，“我出去买盒烟，顺便透透风，否则真的要睡着了。”

“快点回来。”

何丽真出来后就捂着耳朵往外面跑，商洁在后面紧着追也没赶上，最后在店门口才把她堵住。

“你跑什么啊？”商洁人有点胖，又穿着高跟鞋，跑了几步路，就已经喘起来了。

何丽真瞪着眼睛看着商洁：“你怎么能带我来这种地方呢？”

商洁：“这儿怎么了？”

何丽真抿了抿嘴，因为心理冲击太大，有点语无伦次，说：“你找……你找的那些个……总之我们先走吧。”

商洁一甩手，抱着手臂站在何丽真面前：“找的那些个什么？”她个头高，块头大，这么一站，阴影把何丽真整个儿罩住了。

“你怕什么？我让他们来陪咱们唱个歌喝个酒，又没要花钱让他和你上床，有什么啊？”商洁看着何丽真，“我自己挣钱，自己找乐子，有什么不行？我说你怎么都这个岁数了，胆子还这么小。”

从前就是，商洁一生气，何丽真就不怎么敢说话，只能低着头任她喊。

“跟我回去，你不喜欢，我让他们走好了。”商洁上前拉着何丽真的手，想带她回去。何丽真挣脱了她的手，说：“我不去了，我闻到里面的味道就头晕。”

“你——”

“你去玩，我在外面等你。”何丽真转头看了看，指着不远处的小卖店，说，“我去那边等。”

商洁看着她，气得鼻孔都张大了，最后一跺脚，嚷道：“算了算了，不玩了！服了你，你先去等着，等我进去把钱结了。”

商洁边往回走，边埋怨：“真是活该你一辈子被欺负，胆子跟针眼一样小。”

何丽真冲她笑笑，提了提衣服，把包挎好，走向小卖店，想买瓶水。

小店不大，她在冰柜里拿了一瓶冰的饮料，然后到柜台结账。收银是个女的，岁数不大，一边扫条码一边看着立在桌上的手机，里面正在放一部电视剧。

正当这时，门口感应开关传出来一声“欢迎光临”，又进来一个人。当下，何丽真正在低头翻包掏钱，听见声音，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

进来的是个男人，很年轻，他看见何丽真，顿了一下，但并没表示什么，只走到柜台前面，扔了十块钱。

“软红塔。”

何丽真一听见这个声音，掏钱的手就停住了。

刚刚在屋里，她一直闷着头，谁都没有看，可她听见最开始商洁选中的那个人说话的声音了。这一下子，何丽真头低得更深了，匆忙地翻出几枚硬币放到柜台上，就想快点离开。

“不回去了？”何丽真听见他问。

他的语气很随意，比起她，明显轻松很多。

何丽真出于礼貌，低低地嗯了一声，然后拿着饮料瓶闷头推开店门，几乎是跑着离开的。

万昆看了一眼她的背影，转头接过收银员递给他的烟，当场撕开，叼出一支。

“借个火。”

女店员终于从电视剧里回过神，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拿了个打火机给他。万昆点着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慢慢吐出来。

他把打火机还给收银员，收银员看着他，说：“给你了。”

万昆笑笑：“谢了。”

那边，何丽真跑出去后，就站到商洁的车边等着。

没一会儿，商洁出来了，看着她又是一阵数落：“大老远的都看不见人，你躲在这么黑的地方是想装鬼啊。”

何丽真知道商洁一肚子气，便顺着她说：“装鬼也吓不到你啊。”

商洁冷哼一声，把车门打开：“上车，换个地方吃饭，都快饿死了。”

听她这么说，何丽真轻笑了一下，绕到车的另一边开门上车。

转身往副驾驶门边走的时候，她有意无意地抬眼看了一下小卖店的方向。

只见店门口的白灯下，蹲着一个人影，正在抽烟。今夜无风，烟雾轨迹缓慢，若有若无地向上飘，最后和青白的灯光混在一起，消失于夜色。

那人的身影在白色的灯光下，显得模模糊糊，好像下一秒就要消失不见。

何丽真只看了一眼，就转过头上了车。

车上，何丽真问商洁：“你之前也来过这里吗？”

商洁嗯了一声：“次数不多。”

何丽真点点头。

商洁开着车，忽然哼笑了一声，说：“可惜了。”

何丽真：“可惜什么？”

“刚刚那个呗。”

商洁笑着转头，看着何丽真，说：“你都没好好瞅一眼，刚我挑的那个，小小年纪身材就那么带劲。”她说完，还啧啧了两声，意犹未尽地回忆着，“尤其那双大腿，这么年轻，是怎么长得那么结实的。”

何丽真听得目瞪口呆：“商洁！”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商洁晃晃脖子，往路边看着，“想吃啥？”

何丽真有点生气，窝在座位里，没好气地说：“吃啥都行。”

商洁转头看她，推了她肩膀一下：“都说不说了，来，起来，明天我就走了，别气哄哄的。”

何丽真坐起来：“明天就走？”

“嗯。”商洁说，“回老家那边办点事情。你呢，什么时候走？”

“等手续和材料弄完就走，大概一周吧，我想尽快弄。”她说，“能赶上秋天开学就好了。”

商洁说：“跟家里说了吗？”

“说过了。”

“去了那边住哪儿，地方找了吗？”

“还没有。”何丽真说，“我订了明天的车票，先去看一下。我想在学校附近租个房子。”

“找个男朋友吧。”

“嗯。啊？”

何丽真转过头看商洁，商洁笑话她说：“找个男朋友谈谈恋爱，也治你那土病。瞅你那一脸村姑样儿！”

何丽真不是第一次被她说，只撇了撇嘴，就当没听见。

“需要钱吗？”商洁忽然问。

“什么？”何丽真看向专注开车的商洁，随即明白了她的意思，摇头说，“没事，还不用。”

商洁把车停到一家火锅店前，说：“有困难就说，跟我不用客气。”

“知道，商富婆。”何丽真玩笑地说。

停好了车，两个人一起进了火锅店，坐定之后点好菜，边吃边聊，一直到深夜。

何丽真的车票是第二天中午的，她起了个大早，把宿舍的东西收拾了一下。等一切利索了，便整理好背包，把昨天买的面包、香肠放进去，准备路上吃。

杨城是P市代管的县级市，面积不算太大，大概有七十多万的人口，在P市人眼里算是小地方。

何丽真第一次来这里，之前还在网上查了些资料，不过真来到实地，她发现查的资料跟亲眼看见的还是有不少差别的。

她这一路走来，先坐的大客车，到了之后打了一辆出租车，路上一直看着窗外。杨城近几年发展迅速，不过随之而来的就是当地展开了大量的



楼盘和工厂建设，车开一路，随处可见围起来的施工现场。工地一多，环境难免受到影响，到处尘土飞扬，出租车里没有开空调，可何丽真再闷热，也不敢把窗户摇开吃灰。

不过，就算一路看过来，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可当何丽真坐车来到杨城二中的时候，还是被震撼了一把。

印象里，她还没见过破成这样的学校。

车离校门还五六十米远的时候，看着这里，何丽真就能感受到那股浓浓的破败气息，就像十几年没人住的老房子，自己就带着那股子特有的味道。

何丽真走到校门口，发现一个门卫也没有，门卫室基本就是个摆设。校门也没有关，大敞着。

校门口立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杨城二中”四个漆字，字本来应该是黑色的，但是由于落了厚厚的一层灰，现在整个灰蒙蒙的。

何丽真站在学校门口，正犹豫着要不要往里面进。这时，从学校里走出来几个人，何丽真看了看他们，感觉是学生，不过他们都没穿校服，其中有两个女生还穿着短裙，化着浓妆。

这几个人勾肩搭背地出来后，跟何丽真错身而过，何丽真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她转过来神，又定了定神，这才走进校园。

校园的构造比较简单，最里面是教学楼，左边是食堂，右边是操场，操场上隔开了两个篮球场，还有一个排球场。现在，操场上的一个篮球场正被占用着，有几个男学生正在打球。

何丽真仔细看过，发现那几个男生可能玩得热了，都光着膀子。

“……”她看了一眼就转回头，机械地迈着步子往教学楼走。

进了教学楼，总算闻到一点书卷的味道，她暗暗松了口气。

现在是暑假期间，学校里没有多少人，何丽真上了三楼，找到了高三年级办公室，敲了敲门，里面的人让她进来。

办公室很小，挤着六七张办公桌，桌子上堆放着成摞的书本和试卷。现在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女的正在电脑前浏览网页，男的抬头看她。